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三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聽軒記

少宰岱輿高先生。于居室之東北隅。架楹爲軒。四面
虛敞。退食之暇。讀書談道其中。顏之曰聽軒。金子爲
之記曰。先生之以聽名軒也。先生之致力于間學者
其深矣乎。孔子十五志學。至六十而耳順。則從前三



十之卓然操持。四十之豁然明朗。五十之穆然冥契。豈于聽猶有不聽而未可以語順歟。則耳順之爲境。蓋難言矣。以是知聽之關於問學大矣。况夫人世事。雜構于外。思慮紛營于內。當衆響之哇然。迭奏其動也。何以聽當。萬籟之寂然。無聲其靜也。何以聽則無終日之不聽實。終日之未嘗聽也。無一息之不聽實。無一息之能聽也。善乎陽明子之言曰。君子之學。無間于動靜。其動也常定而未嘗有也。故常寂其靜也。常覺而未嘗無也。故常應先生之取義于聽。殆有得

于陽明子。無間動靜之說。而衆響之迭奏也。有以聽其常寂者存乎。萬籟之無聲也。有以聽其常應者存乎。故曰先生之以聽名軒。其致力于問學者深也。若夫釋氏之所謂六根圓通。道家之所謂上學心聽。其亦有當于先生之所以名軒者否耶。則吾不能知之矣。

粹然儒者之言於傳習錄。可謂高識如龍溪矣。陳

百史先生評

意先居記

大司寇党于姜先生語金子曰。余家世寶雞。自雁兵
燹以來。故園榛蕪。幾不可問。浪跡長安者。十有餘年。
未嘗不夢想山居。意忽忽有所之也。苦爲一官所絆。
清泉白石。徒往來于意中。未獲身履其地。徜徉而肆
志焉。因思人生快心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者。亦
姑以意先之而可矣。縣治之西四十里。有山曰三交。
城突兀萬山中。其雄峙而相與頡頏者。北有吳山。東
有雞峰。南有雲棧。西有金頂。其餘羣峰。纍纍若降伏

之將莫敢昂首仰視者。不勝指數。余意將卜居其間。遂名曰意先居。居有亭名圓契。圓契之旁有雲窩洞。時有亂雲出入。衝人衣袂。名其洞曰意先洞。洞左不能渡。若待余。而橋名其橋曰意先橋。越橋而北有泉。淙淙自石罅中流出。他日灑泉淪茗。當欣然忘歸。名其泉曰意先泉。乃若憑高南望。則渭水如帶。太公釣臺隱躍目圍中。四時山花不絕。又多藥草。可以濟生。余妄謂茲山也。非仙人道士餐霞茹芝。乘風馭氣。

者。罕得居之。于余之僕僕馬塵。何有焉。然造物者。能羈我身。不能縛我意。意之所先安。在茲山之勝。非我有也。故皆以意先名。予其爲我記之。併出山圖一幅。以示金子。披圖未竟。作而言曰。甚矣先生之意。蓋在此。不在彼也。彼世之營營于名位利祿者。良田美宅。何以致之。車馬器玩。何以取之。歌舞管絃。何以樂之。鄉里戚黨。何以耀之。卽有時名成身退。棲遲巖穴。而夢寐魂魄。猶未免徘徊繫戀于朝市間者。以視先生爲何如哉。嗚呼。先生之意。若此。宜其爲司寇也。清而。

和仁而執卓。然有古大臣之風也。豈徒驕語高尚。耽嗜山水而已者。遂走筆為之記。以見先生之意遠矣。且使人知天下事之不可以力求而必得者。亦達乎先生之意可也。

叙記不用時人點染。真有悠然見山之意。于此等文。一氣直下。更難凡不能直下數十句者。皆不知

文者也。陳百史先生評

尊拙齋記

奉常龔君孝升。于長安邸舍之東南隅。構一宴息之齋。顏之曰尊拙。取工部吾知養拙尊之句也。屬金子記之。金子味其義。作而歎曰。甚矣孝升之近乎道也。世之知孝升者。咸謂其弱冠成進士。仕劇邑。有能聲。拔置給諫。直震六垣。未嘗以觸忌招尤。稍有貶損。入清朝。仍不失故我。舉天下聰明才智之士。更無能出其右。何取于尊拙之義為噫。此孝升之所以近乎道也。

彼所號為聰明才智之士。非耽逐于利窟。則馳騫于

名場乘機鬪捷。自以爲巧莫予若。而未免隨時俯仰。伺人鼻息。因而大庭廣衆。有不可對人之面目。夢寐衾影。有不可告語之心事。其爲卑損屈抑。曾不減于奴隸廝養。則安在巧者之能尊哉。惟拙則葆其苞守。其樸人撻我鈍。人競我恬。自有之耳目。我得而用之。自有之肺腸。我得而主之。古今人物得失之林。我得而上下討論之。聖賢道德理義之圃。我得而沉酣涵泳之。幽居一室之內。抗志八紘之外。不爲利役不爲名折。以視彼聰明才智之士。多所卑損屈抑者。其尊乎。道也。

爲何如也。耶然則非真能拙者。不知其尊也。不能自尊者。無取于拙也。故曰孝升之所以名其齋者。爲近乎道也。

藏巧於拙。行曲於直。唐毘陵稱中峰文以法勝空。

同諸人此非深於文者不能知也。

陳百史先生評

借閣記

人生天壤間。無一而非借也。借四大以爲吾身。借目
蓋以爲吾居。借松風鳥語以爲吾耳。借江山雲樹以
爲吾目。借翕張吐納以爲吾口。借花馨草馥以爲吾
鼻。借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以爲吾腹。借古今人物。成
敗得失。一切可悲可舞可法可戒者。以爲吾之心。思
智慮借則靈。否則塊然而已矣。張旭善借而能書。米
顛善借而能畫。坡仙善借而能文。莊周善借而能爲
逍遙遊。甚則易借。憂患而爲交。爲象。書借。政事而爲。

謨爲誥。詩借性情而爲風。爲雅禮。借身心而爲儀。爲曲。春秋借是非而爲筆。爲削無之乎。弗借也。無之弗借。則無之弗靈也。此吾友姜開先之所以有借閣也。開先緇帙滿胸。雲烟滿楮。四方賢豪滿座。千秋氣誼滿眉宇。其殆得于借者深乎。若夫野月來眠。鄰花恣闖。此僅可以摹借閣之景而借之之義。則浩浩乎。落落乎。吾不得而涯際之矣。倘有能明乎其義。則愚公之山不必徙。媯氏之天不必補。鶴之巢。鳩不必奪。蜂之膳。人不必烹。不必叔季。不必義皇。不必城市。不必也。開先唯唯。遂借余言記之。

丘壑登斯閣也。蓋有快焉。至足而無憾于天地間者。

也。開先唯唯。遂借余言記之。

且樂園記

子嘗讀司馬溫公獨樂園記。買田二十畝。闢以為園。中有讀書堂。弄水軒。釣魚菴。種竹齋。採藥圃。澆花亭。見山臺。池沼草木錯落森羅。竊歎溫公之樂。樂亦云侈矣。而猶曰。鷦鷯巢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然則田園林榭。有弗溫公若者。將遂無以為樂乎。予性不事生產。仕宦三十餘年。止存先世薄田三頃。順治己丑六月。乞假歸。盡以其田析諸子。不復為兒孫作馬牛。於蘇城之西北隅。購園地二畝許。得溫公

十之一。托足而偃息焉。茆屋數楹。聊蔽風雨。亦覆簣
土爲臺。可以縱目。亦聚拳石爲山。可以登躡。亦環斗
水爲池。可以蓄魚。栽蓮池南。有隙地數丈。彷彿西子湖
遊舫。構一齋于其上。洞列窓牖。左臨流。右倚石。宛似
榜人停橈。維舟岸側。月白風清。則命童子吹簫和歌。
憑高俯瞰。疑畫船簫鼓湧出平地。客至。則浮白滿引。
主賓頽然。客去。則掩扉讀書。四壁寂寥。獨有鳥聲唱
和。鄰居多千章古木。繞我小閣。因名爲借樹閣。庶幾
城市之劇。而忘乎人間。合而命之曰。且樂園。未見溫

公之獨樂。爲侈而予之。且樂者爲齋也。雖然。溫公豈
以田園亭榭。樂世俗之樂而已哉。其言曰。耳目肺腸。
悉爲已有。此乃溫公之所以爲樂也。人生自少至老。
自朝至暮。耳目紛營。恍惚無主。而能收視返聽。自有
其耳目者。誰乎。肺腸操雜。端緒萬千。而能澄心息慮。
自有其肺腸者。誰乎。耳目。肺腸。不能爲已有。無論尋
孔顏樂處。不可得。卽欲如溫公之獨樂。又胡可得耶。
此予之所以深嚮往乎溫公。而務有其耳目。肺腸。以
徜徉餘生於且樂園中也。辛卯花朝日記。

逋齋記

逋齋者。學士劉憲石先生取以名其讀書之室也。屬金子為之記。金子竊有疑而請焉。曰逋者負也。先生之以逋名齋也。其義何居。豈先生亦有所負乎。先生曰。自顧七尺。負欠良多。因示余一詩。有自憐半百餘。所負十六七之句。金子于是作而歎曰。先生其存聖賢之志者哉。憶先生起家恒山司理。余時承乏守邢耳。熟先生之為政。明而不刻。惠而不弛。按部所至。嘗平反大獄。全活無算。至豪猾巨蠹。又皆望風懾息。一

金文通公集 卷十三
時號稱明允。無出先生之右者。恒民見思。二十年如一日。先生之不負民也如此。及奏最。召拜翰林。以外吏入讀中秘書。自先生始。孜孜矻矻于經傳子史百家之說。文物典章。兵刑錢穀之故。靡不窮究而通達。歲丙戌膺。

簡命主浙闈。值文體弊壞之餘。獨以崇正黜邪爲務。得人最盛。先生之不負官也如此。乃若先生之爲人。孝友著間。絜廉自勉。非仁義之言不言。非道德之行不履。語嘿動靜一軌。聖賢其不負所學也。又如此。然則

先生于吏治文章學業人品。可謂完美純備。無少負者矣。而先生顧謙謙若不足。猶以逋名其齋也。豈非所謂任重道遠而爲善惟不足者歟。先生其存聖賢之志者哉。嗚呼。夫人亦各反而思其所逋。吾不知當何如其踧踖而奮發也已。

三不負正以平實鄭重勝作虛說結搆無懈繇力足也。
陳百史先生評

德水亭記

德水者。惠山泉也。泉因山以名。自昔相傳。無不名泉。曰惠泉也。至唐陸氏始品題天下之水。謂茲水為第一。然亦仍惠泉之名。今曷為乎曰德水。自邑令吳公始也。吳公。三韓人。諱興祚。字伯成。來蒞晉陵。廉明而仁恕。化成而俗和。每鳴琴之暇。休憇茲泉之上。顧而樂之。時與邑之縉紳先生。飲宴茲山之下。三載奏績。朝用寵嘉。爰晉公以清華之秩。于是公行且去。邑之人既不忍其去。而又知公之弗克久留也。喟然起相謂。

金文通公集卷十三
十三
曰。吾錫山之民。素以租賦之緩急。煩公計。以獄訟之紛囂。煩公理。以師旅往來之驛騷。萑苻之厯突。水旱之焦癯。煩公之軫。且舒敝邑實溷公甚。而公顧以政事餘閒。步林臯而坐磐石。且淪泉而疏其壅滯。俾源益清。流益沛。于以恣我儕之斟酌。不少忘公之志。其可知已。昔晉羊祜叔子。杜預元凱。治于漢水之上。每登峴山。謂此山常在。而前世之士。皆湮沒無聞。因相顧悲傷。乃銘之石。以期永久。迄今石泐碑沉。而峴山反以二公著。豈非地不能傳其人。惟人能傳其地耶。

自古以來。名山勝蹟。有令人徘徊俯仰。爲之咨嗟。艷羨千秋旦暮者。皆繫其人之故。又豈獨峴山爲然耶。彼後之人。有飲茲泉之清。沁滌肺腑之塵囂。慨然而思曰。自非我賢侯嘉惠茲土。令盜息民安。政平化理。何能致此。嗚呼。公之德真與水俱長已。然則茲泉之。以德水名。寧復循陸氏之品題已哉。卽晉其名稱曰。天下第一泉。宜也。爰作詞以銘曰。

惠之山。今石嵯峨。泉之清兮。流透迤。我侯涖止兮。民無疴。一塵不染兮。映清波。高卑潤漉兮。繁嘉禾。飲人

全文通公集 卷十三 十四
醇醴兮風俗和。溥惠爲德兮誠滂沱。兒童擊壤兮叟
皤。俟登

朝兮四海漸摩。泉流無盡德寧有磨。

築墻護珠藤記

凡昔賢之足以動人景仰者。不獨令人閱其文。考其
行。相與咨嗟嘆賞。而思有以表章之。惟恐其湮沒不
傳。卽一事一物之微。有可托以想見其遺跡者。亦能
來後人之俯仰憑弔。如讀其文。如接其人。雖欲不加
之珍惜焉。不可得也。文部右署中有珠藤二樹。爲昔
賢吳匏菴文定公手植。迄今幾二百年矣。前乎此者
幾人。後乎此者幾人。其文與行之昭然在人耳目者。
固寥寥也。則其間之湮滅而不稱者。可勝道哉。余與

同官陳百史。晨夕出入署中。徘徊樹下。慨然想見文定之遺跡。如讀其文焉。如接其人焉。百史顧謂余曰。我輩幸廁吾鄉先達之後。其何可以不自勗也。則毋忽此藤。爲文定一手澤之微。卽謂典型之具在可也。今右署之南軒。獨缺墻爲外護。萬一風雨飄搖。歲久侵拆。有若墜其典型。然者。則我兩人之責。亦匪細故也。其各捐俸若干。築墻以護之。且規制與左署稱。亦公解一勝事云。余服百史之嗜古勤學。動以昔賢爲法程。而又感其篤于友朋之誼。能以道德文章相切。

廁類如此也。遂命解吏鳩工竣事。而因爲之記。以垂于後。

言有盡而意無窮。幾許感慨。讀之溫厚和平。文人

中詩人也。

陳百史先生評

義田記

昔范文正公置負郭田千畝。號曰義田。以贍羣族。擇族之長而賢者主其計。歲入稻八百斛。量入為出。沛然有餘。其後子孫克承公志。猶公之存也。余覽古至此。未嘗不掩卷興歎。千載而下。此義何寥寥哉。吾族七房。二弟子明弱冠有志課習之暇。每歛歔感慨。有薄流輩而嚮往昔賢之意。未幾竟病勞瘵。賫志以歿。年甫二十七。且無子。方易簀時。料理身後事。井井有緒。絕不作兒女態。因出手書一紙。示其胞兄常伯。及

弟平叔則分撥所授之田數也。常伯之應嗣子一百十六畝。零未亾人之供贍田八十畝。常伯長子與平叔之子亦念猶子而各量給四十畝。又推念其外父而亦撥給田二十畝。最後則聽田二十畝立爲義田。以周族之貧者。痛哉異哉。何其區畫之次第周密而且愷焉。志文正公之志也。余常見有身都通顯而漠然于宗親者矣。有富擁厚貲而貧族弗沾升合者矣。有享年耄耄而未嘗經理及此者矣。富也貴也壽也三者子明無一焉。而富貴壽考之所不能爲者。子明

已饒爲之夫。又何憾。雖較之文正公千畝贍族不啻涓滴。而吾族之丁甚少。貧之甚者。猶可屈指數。無憂不足也。倘吾族嗣後有貴者。富者。壽者。益高其義。更無憂不足也。一日常伯過予而謀曰。子明歿而承其志者。余子也。奈年幼無知。義田之舉。吾族盼望久矣。盼而不至。如有後言。何請兄酌其數而舉行之。余辭曰。非長非賢。曷爲主其事也。已而余又思曰。余亦幸叨一第。因貧不能自給。未遑追文正之高風。方蚤夜疚懷。而過人之義。辜族之望。是文正公之罪人也。寧

得罪于我族之長而賢者也。于是貧則量極次，分則論親疎而爲之等殺其間，亦幸無異議云。或有局外之人從而議之者曰：子明祖授田僅若干畝，乃爲此侈大舉動，是亦不可以已乎？余竊歎議者之不廣而毫不以仁人君子之心爲心也。文正公歿之日，家貧殊甚至身無以爲斂，子無以爲喪，惟以施貧活族之義遺諸其子孫。後世未聞有以此議文正公者，何不廣之甚也？因爲之記以見曹溪金氏之有義田，自子明始。

楊憲副雪冤記

歸安太學生施元長素與捕梟某相惡。一旦被其反噬，誣之爲盜，捕多金致讞者，偏聽生活口不能辯，卒繫獄。死生有子二，俱鬻序通儒，貧而孱，雖不忘父仇，力弗能報。且人已故事未結，沉冤者幾一載，二子尚懼捕之肆其錢神，未免株累，噤弗鳴也。會守湖道卽懸憲副水利道楊公代署，公居省會，廉能有聲，來湖譽益著。公一夕夢生自稱姓某，名某，號呼案前，具訴枉狀，且言二子貧懦，無望其爲緹縈女子，惡捕某狎

金銅應手。非明府不得昭雪也。又備言事在某經承。及各衙蠹名姓甚鑿鑿。又云若稍遲。則不能結案臺前。而寃終弗白矣。言畢。嗚咽不絕。公陡覺而異之。索舊案果得生事顛末。悉如夢中所訴。遂檄行親鞫。二子惶慄。不知所措。猶疑捕之別有神通也。不得已。匍匐聽讞。公不問兩造。第以夢中所得情詞。剖其誣枉。狀捕梟膽。落口吐。嘿然伏辜。二子亦惟叩頭流血。謝其神明莫測而已。適公得遷候代。捕又百計夤揅。冀得漏網。公卒律以反坐。闔郡快焉。然二子究未知所。

以也。公謝事回省。二子往叩。故乃知之。楊公字惟一。名千古。順德鉅鹿人。施二子長鉉。次墨。鉉卽余族。婿也。有書來長安。感當道之神明。喜父寃之得雪。余故稔其詳。因異其事。而爲之記。嗚呼。一施生也。生前活口不能辯。而死後冥魂反能辯之。歟。豈其生則曲。而死則直。歟。抑未遇廉明之官。則活口亦死。及其旣遇。則死口反活。非施生死生之有異。而司讞堂上者之有異歟。然則富捕能殺人。旣已無法。無天。而貧鬼卒能殺捕。則天理王法。其終有在。而公門牙爪之挾錢。

神以橫行者。或亦可稍衰止。歟。以是知楊公之為政于浙者。殆不勝書。而有此一事。其他亦不必書矣。此余之所以不能已于記也。時順治六年己丑正月十九日。

宛奇夢奇文更奇傳楊公一事不及其餘勝鋪張德行此前輩以少為多處

陳百史先生評

吳江劉邑侯重修利往橋碑記

邑有賢令必能晰民之隱不以財困民不以力疲民必能燭事之要審其患而防之計其利而圖之必不顧已之私卽祿餼可以捐卽私囊可以罄實造一邑之民命焉則遼陽劉公其人也劉公諱定國涖松陵之二載歲在乙巳秋大水繞城一望與太湖連接一日大風鼓浪呼號震野劉公憂之謀于邑之老者以為譙樓邑之底柱而長橋為湖之鎖鑰二者更新宜急且橋實浙閩之孔道近者支吾傾裂不獨行旅未

便且河流日壅。將來墊溺可虞。公曰。誠哉是言也。但歷歲以來。供億徵輸。吳江之民力竭矣。以此二事擾之。是又剜肉醫瘡也。吾又不忍。乃捐清俸。傾橐而成之。是年冬。樓成。余既已爲之記。今丙午之十月。橋又成。邑之人復屬余記之。余曰。紀橋者。紀侯德也。余何辭。按橋始建于宋慶曆八年。楹六十有二。亘千三百尺。有奇。土建三亭。曰滙澤。曰底定。曰垂虹。築之者知縣李問。尉王庭堅也。修于治平三年者。知縣孫覺也。紹興中有兵警。議焚橋而保全之者。郡守洪遵。德祐

元年毀于兵。元至正十二年重建。增楹八十五者。總管竄玉也。大德八年。增楹九十有九者。平章閣里也。前皆用木。泰定二年。始易以石。楹六十二。仍初建之數者。判官張顯祖也。鎮以石。俊猊石柱四者。達魯花赤完者也。至正十二年。修垂虹亭者。監州的斤海牙也。後毀于兵。明洪武元年大修者。知縣孔克中也。永樂十年。加磚向石。闌者。知縣蔣奎。正統五年修者。周文襄公忱也。成化七年復修者。都知監右少監福某。及知縣王迪。十七年完之者。邑人屠氏之母趙也。弘

治嘉靖。知縣孫顯。鍾崇武。各一修。迄今百餘年。從未大修。又亭下水。則石二。各長七尺有奇。亦肇自宋世。樹于亭左者。橫爲七道。道列一則。以下一道爲平水之則。水到此。田高卑無恙。逾及二道。田最卑者。滄矣。上及七道。田最高者。亦莫救。凡水災。必刻而記之。樹于亭右者。橫爲二截。各爲六直。上自正月。至六月。下自七月。至十二月。月下又爲三小直。以當三旬。災亦記之。官每驗視。與高卑。諸鄉水災。合亦古人重民建置之良法也。今一旦舉而鼎新之。利行旅。便居民。崇

縣治。通水道。侯之績。殆不勝書。此尤令民跬武不忘者也。然橋之東西。固浙閩之要路。而水之南北。實三吳之關鑰。蓋太湖滙數州之水。而趨吳淞入海者。在茲橋焉。元潘應武之言曰。此三州太湖衆水咽喉。明夏原吉之言曰。吳淞江自夏駕浦百二十里。淺狹宜導。邑人史鑑水利之議。欲東引湖水入江者。橋與焉。御史呂光洵救災之疏。濬三吳水利者。橋與焉。又志列東南洩水要處二。一自牛毛墩至觀瀾浦。一自吳家港至橋也。然則橋之名利往者。猶爲民便之名。而

橋係三吳之水利者實國家根本重地一太要害也。昔石塘之竇百三十有六利往之楸六十有二皆所以洩水防壅近塘之爲竇不可復問而楸亦半爲民居所阻又况諸港堰壩防維在在壅塞是以湖流蕩溢傾瀉無從往年丁卯湖水暴漲凌民居而過濱湖死者甚衆嗟乎東南財賦之區而水道久湮禹貢東江旣不可問惟婁江故道水勢淤阻如此倘天行不測水旱爲患均之不淺余所以因橋之成而爲我賢侯頌併詳志之以俟夫後來恤民體國之賢者庶有所考焉爰爲之記。

所考焉爰爲之記。

重修歸安縣儒學記

攷學宮之設。其來已久。先王所以使人朝夕遊焉息焉。以修業勵行者也。故其廟貌不得不崇麗。庭堂不得不弘敞。齋舍庖廡之屬。以至尊經敬一之制。不得不備且肅。使人于遊息之餘。思往昔名臣賢士。文章懿行。興乎此。則低徊而奮發。思祖若父之勤修勉行。成功立德。起乎此。則感慨而追維。思吾後人子若孫之成德達才。教養培育。繫乎此。則敬念而永懷。然則學宮之興廢。墜舉所關匪細。未有能漠焉置不介懷。

者也。余家世松陵。不數武。隸湖郡治。自我外曾大父鹿門茅公起于歸安邑庠。博學鴻文。灼爍宇內。而我先人及我諸季父。皆學鹿門之學。以遊于茲庠。我先人沉養積學。凡七試棘闈。雖未得叨一第。而積德累行。廕及余輩後人。且俎豆于蘇郡祠。亦可稱茲庠之冠冕也。是以余少嘗過之。幾流連不忍去。伯兄泰清氏。以明經起茲庠。治春秋。教授學者多名魁出門下。海內競推之爲麟經宗匠云。今余子若孫之遊茲庠者。亦纍纍矣。余子世濂。猶子世治。亦繇茲庠。于丙戌

甲午。相繼叨賢書。嗚呼。凡人居恒讀其文。佩其行。則思其人。與其所經歷之處。而憑弔焉。爲之往復回環。不忍置。况乎我外曾父。以及我父兄之所奮跡。與我子若孫之所羣遊肄習之地。而有不仰而思。俯而興懷。繫念者哉。按庠蓋興于元泰定間。入明代。其創置尤備。幾與郡庠匹。而科第蟬聯。名賢鵲起。遂甲湖郡。茲因兵燹之餘。未經修葺。廟貌傾圮。幾于一望淒其。鞠爲茂草。學博王君諱啓胤。秉鐸于茲。其文學德行。直與安定先生。後先頡頏。力圖整葺。因屬余文以爲

勸夫思先祖父之所遊習以及于子弟之所奮興情
殷殷然而不忍坐觀其廢者豈獨余一人爲然耶且
茲舉也有憲司爲之提挈與賢守令爲之協力措置
而又得賢諭教董率鼓舞于其間也耶因奮筆書此
將拭目以觀厥成焉。

湖心寺重修放生池記

武林湖心寺之有放生池也始于永明壽禪師繼擴
于雲棲蓮大師而現宰官身說法爲之護持者宋有
學士蘇公子瞻明有中丞劉公一焜以及杭郡薦紳
黃貞甫葛岷瞻諸先生也自宋迄明數百年間興廢
屢更大約乘權富道者幸遇仁人君子則民無不安
其命卽物亦無不遂其生者也此徹機禪師所以有
放生池碑記之作也康熙七年春徹公請藏南來憇
錫湖上而督臺趙公有感于京都放生因緣特捐清

俸命之修永明雲棲二老故事不一月告成因碑以記之金子起而嘆曰大矣哉我趙公放生之功德也不在湖心一寺而在全省兩浙也不在池中十千遊魚而在東南億萬戶口也凡年來之仁心惠政脫民湯火不啻解網以縱游泳俾浩浩然相忘于深淵廣澤之中而豈徒磨崖勒石所能紀載其功德哉嗚呼後之人考斯碑而興起者信仁人君子在上無一民不安其所并無一物不遂其生莫有如我趙公而遠護永明之祖鉢近紹雲棲之家風自南自北樹放生

赤幟亦莫如我徹師已是爲序

金文通公集卷之三終

金文通公集

卷之三

重修放生

完

金文通公集卷之十四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奉

敕撰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傳 有序併附論

順治十有七年歲次庚子秋八月十九日壬寅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以疾崩于寢殿

金文通公集 卷之四
椒庭。隕。婺。靈。暉。頓。潛。玠。珮。徂。聲。徽。音。永。闕。闔。宮。號。咷。
率。士。驚。摧。

皇衷之銜痛殊深。

皇太后之茹悲更至。爰乃恭承

懿旨。褒揚淑德。正位坤維。惜

謚號之崇稱。罔該實行。嗟

中宮之追冊。虛晉隆名。一時羣工薦哀。慟聲雷駭。流涕

雨零。獨臣之俊。因假滿赴

闕。匍匐在途。不獲捧紼靈輜。偕伸擗踊。惶罪無已。倍道

星馳奔慰

丹陛欽蒙

天語宣諭

皇后以溫柔之資。列左宮之位。凡所以弘敷陰教。翊
襄內治者。懿嫻不可勝書。惟是孝德夙成。奉事

皇太后有年。懋彰婉順。式範掖庭。一旦觀臺告祲。紫禁收
華。倘令生平淑規。湮沒失傳。何以仰釋

慈衷。俯紓朕痛。朕是以彙其懿行。親次行狀。復以悲緒填
膺。聊寫哀詞。不覺濡毫哽咽。爾其綜述成傳。俾壽彤

史臣之俊拜

命酸辛。逡巡再四。竊稽古帝王。翬禴奄晦。則命儒臣。累德述懷。聿彰哀策。著在簡編。未有親沛

天章。誌狀抒哀。備隆追眷。如我

皇上者。况夫紀傳之作。義存表微。而

皇后景懿。紛綸縷塵。莫繪豈謏。曠老臣所能揚。詰旂旒圖芳鐘萬。狀忝司珥筆。既受

命不敢辭。粵惟開物成務之主。締構丕圖。上天必篤生坤載。作配乾符。于以光贊大業。如詩書所稱。世載女

德。莫隆于成周。翊遷肇基。昉自太姜。嗣以太任。發祥京室。上之思媚。效順下之胎教。鍾靈爰及太姒。秉窈窕以佐肅雝。協問寢而垂內則。房中化始。流被管絃。下迨邑姜。登佐命之勳。宣后著脫簪之美。莫非感二南之遺風。昭千秋之令範。蓋其盛也。漢唐宋來。色升愛授。卑不足紀。至夫開國母儀。自唐宗之長孫后。明祖之馬后。外此寥寥。鮮聞狀攷。二后史籍所載。嘉言善行。間有足紀。未可與

皇后齊芬而媿媿也。我

金文通公集 卷之十四
三
皇上肇造區宇實

皇太后秉太任之德弘慈教以牖迪黼修推恩四海

皇上至性邁于周文璇圖屈躬以天下養而

皇后粹美咸臻比德天妹雖陪位坤寧之貳實端承
慈壽之顏用能發融洩于寢庭成太和之訢合乃貴列三
宮而循謙不怠乎卻坐恩垂九御而逮下益周于貫
魚曲成在宥之仁廣弼永清之烈皆所以導豫

慈闈協敷

孝治若夫率禮蹈和動容成紀爲壺儀所艷稱于

皇后之睿德兼材猶緒餘也洵足昭力祗而凝載竝
圓精以儷暉三代以來宮庭聖善實遵厥極至哉蒞
以加矣臣之俊不揣固陋謬抒管蠡恭撰

皇后本傳一篇繕呈

御覽勉矢周詳終虞掛漏伏望

皇上紓哀灑藻特賜

睿裁宣付史館用垂琰琬臣之俊惶恐昧死稽首頓首
謹上

孝獻莊和至德宣仁溫惠端敬皇后姓董氏滿洲人

也。父內大臣鄂碩。積有勲勞。累封至伯。歿贈侯爵。謚剛毅。

后生而警慧過人。讀女誡。列女等傳。一過輒不忘。稍長。閑女工。于組紉。維績。如素習。狀居恒動履端莊。進止語默。咸中規程。秩狀有母儀之度。一時姻黨。嘖嘖歎羨。謂是必有異焉。年十八。以德選入掖庭。淑順柔嘉。為嬪嬙冠。甚當。

聖母皇太后意。于順治十三年八月內。恭承懿命。進為

賢妃時

上圖治方殷。亟需內助。遍察宮掖中。未有堪貳坤維之選。如

皇后者。尋于是年九月

冊為

皇貴妃。既膺隆號。絕不以寵貴自矜。周旋上下。敬而勿渝。謙而多惠。事

皇太后。尤曲盡奉養之道。動靜起居。必伺顏色。如親子女。類能先意順指。無不適中。至趨走勤劬。夙夜罔懈。不

金文通公集 卷一四
借與諸女侍伍

皇太后顧視左右

后一日不在輒感焉不樂也值

上以時巡他幸

皇太后偶爾違豫定省承視弗遑寧處因而稍釋

宸衷之縈繫得殫精政理者良以有

后在也

皇太后亦曰

后事我與帝無二爰是出入必偕至于事

上則如事父小心翼翼備極恭謹凡飲食服御間曲體

靡遺

上或回鑾偶晏必迎問寒煖饑飽趨具羞進衣必以身

先會

上陳膳命共餐輒起謝曰

陛下厚念妾幸甚朕孰若與諸大臣宴俾得接

天顏沾寵渥于股肱心膂誼尤肫摯

上深朕之歲時逢慶典

皇衷悅豫間舉數觴

金文通公集 卷一四
后必教誡侍者。若善侍。

上寢室無過燠。叮嚀再四。猶怛怛慮不足恃。復中夜數起。趨伺寢所。

上已安枕。狀後退。諸曹上封事。

上每省覽不倦。卽至丙夜。

后未嘗不侍側也。章奏中有踵行故事。循例待報者。上一目畢了。因置之。

后起諫曰。此皆幾務所關。縱諸司奉行成法。無庸擬議。顧安知今昔異時。或需通變更。弦倘更有他故。尚

煩詳矚者。似不宜槩目爲故事。况

祖宗櫛風沐雨。締造不基。遺大投艱于

陛下。當如何敬承之。雖勞瘁宜節。恐未可遽已也。反覆陳說。不避瑣瀆。及

上諭令同閱。復又逡巡。惶謝曰。女子干國政。在代覆轍。足爲寒心。妾何敢與聞。惟

陛下自裁察焉。固辭不可。一日

上覽廷讞疏。有重囚應決者。方咨嗟猶豫。握筆未忍下。后遽起問曰。是疏安所云。致仰軫

睿慮乃爾。

上曰此法司秋決疏中有重辟多人。俟報可。卽正典刑。朕是以徬徨服念耳。

后聞之。泣下曰。諸犯法者。皆愚無知。且非悉經

陛下親讞。焉保其能無冤。妾度

陛下如天好生。卽一一親讞。猶不得情。是懼。况皆所司審慮者。妾聞之。民命至重。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屬。

陛下一舉筆間。生死殊路。良可哀也。願益加敬慎。于無

可矜宥中。求矜宥之門。多所全活。以鬯我

堯仁。不亦快乎。自是

上于刑曹爰書。已經詳覽。竟

后必固求再閱。且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毋以寬大爲請。適符尚德。緩刑之

上心。凡有更令覆讞者。固繇

乾斷亦

皇后規勸力居多。緣是重辟獲全。大獄未減者。不可勝紀。諸大臣中有偶干罪戾者。

上弗懌。

后詢知其故諫曰。斯事非妾所敢預。願以妾愚揣之。諸大臣誠有過。朕皆爲國事。非爲身圖。請

陛下霽威。詳察服大臣之心。卽以服天下之心可也。

后雖端居深宮。乃心在邦國。繫念臣民事。率類此。

上或罷視朝。

后請曰。妾未諳朝儀。何若。

上諭以祇南向。受羣臣拜舞耳。非聽政也。

后進曰。

陛下臨朝。則在廷大小臣工。咸得望見。

至尊顏色。若以非關聽政。遂從罷免。則堂簾隔絕。恐傳之四海。疑

陛下倦勤。願視朝如常期。

上朕之未嘗無故傳免也。

上勤于典學。日講不輟寒暑。

后每伺講筵退。必詢所講何書。且曰。幸爲妾言之。

上示以書中大義首尾詳徹。

后輒不禁色喜。或間有遺忘。未能盡悉者。

金文通公集 卷十四 九
后進曰。妾聞古帝王治平要道。備載詩書。

陛下求治焦勞。故勤學如此。既經目入耳。必默識無遺。始于政治大禱。否則日講亦具文矣。

上舉行蒐狩大禮。嘗戎衣騎射。爲諸將校先。

后必諫曰。

陛下纘承鴻業。安不忘危。于農隙講武甚善。但以

宗社生靈所式。憑倚芘之。

皇躬輕試馬。是萬一有銜櫛之虞。關係非小。此古有諫獵之書。至今流傳可誦也。

后之深識遠慮。見機明決。而且敢于犯顏直諫。有舉朝公卿大夫。所不克殫其忠。蓋者事。又率類此。

上用是深嘉焉。

后自入宮掖數年。溫和平善。下不惟恭承。

皇太后。靡幾微怠。數卽遇。

上保姆。晉接必以禮。未或敢慢。至待諸嬪嬙。寬仁廣暨。善則奏稱。過則隱之。無纖芥忌疾。若有當

上意者。

后亦愛如已女。雖飲食之微。甘脆必均。于宮闈眷屬。

金文通公集 卷十四
小大一視。媪呼長者。娣視少者。未嘗稍加諛詭。故人感悅。和氣洽于宮庭。凡女侍宮監。有獲罪于

上。致被譴責者。

后必爲拜請曰。此曹蠢愚。罔知

上意。冥行干戾。固臧獲之常也。且是瑣瑣者。亦有微長。昔于某事。亦曾效力。願

陛下姑恕之。更芻引曲譬。多方解慰。候

上意釋。乃止。

后天性慈惠。好施與。凡

上所賚錫。必推而廣之。羣下無所靳

冊封

皇貴妃有年。絕無儲蓄。崩逝後。諸舍殮具。皆

太后所預治。平日宮中。人均被賜予。咸懷其仁。故哀痛甚篤。願以身殉者多。初

后父病歿。聞訃哀毀。

上慰之。

后拭淚對曰。妾不敢過悲。以厯

陛下憂。特念鞠育恩深。未免痛悼。今旣亡。妾心從此安

矣。父性愚樸。未能讀書明道理。倘以妾獲侍。

至尊。自謂寵榮已極。忽生驕侈。致于國憲。深可憂也。今幸免罪戾。以終荷。

陛下曲垂恩卹。隆禮有加。父死亦瞑目矣。妾更何慟哉。繼復有兄之喪。

上以

后方屬疾。未使聞。

后已心知之。因謂

上曰。妾兄每月來。這問今久不至。凶問可知。

上再三慰安。仍不語以實。

后曰。妾兄心矜傲。今一旦富貴。恐愈不自持。倘所行越理。詎止辱妾名。將舉國謂

陛下以恩昵。故致外家橫恣。妾所以夙夜惶懼。寢食靡寧。茲妾兄以疾終。牖下是又妾之幸也。安用悲爲。后之明大義。抑私情。而防閑外家如此。其謹必者。史傳中可概見哉。先是

后于順治十四年丁酉冬。生榮親王。未幾王薨。

上慮重傷

全通公集卷之十四
三
后心欲勸慰之乃

后初無戚容恬狀對曰王初生時妾早懼其不育爲君父憂今惟願

陛下忍痛自珍反勸慰倍至不復悼惜且

后意亦不必已生者爲天子始慊于心其達觀卓識有非古賢后所能及者

后初偶有事未稱

上旨致蒙誚讓始猶婉伸已意以明無過及讀史至周姜后脫簪待罪事不覺廢卷而嘆翻狀悔曰姜后身

本無讐尚待罪若彼我往曾申辯愧古人多矣嗣後卽有宜辯者惟屏息引咎不復自明

后之恭謹事

上而勇于遷善如此

后性愛節儉服澣濯之衣屏金玉之飾甚而簪珥等屬多用骨角約素倍常真可移風易俗挽舉世奢靡之習不獨爲後宮式也

后又喜讀書天資敏穎四書周易俱卒業匪止章句成誦而聖賢修己治人之道與大易陰陽變化之理

無不通微抉奧。誦讀之暇。又好臨摹古人書法。習學未久。遽造精工。

后素不信浮屠氏。

上流覽經史。博極羣書。嘗以其餘。研心內典。契甚深義。因爲

后解譯心經。遂信向禪學。叅究宗旨。

上偶一拈提。輒有省。自嬰疾後。從未偃臥。但凭几倚榻。息心靜坐。及疾篤。猶憶

上拈提之語。時爲舉似。故大漸時。言動如常。一心不亂。

唯持念佛號。端狀噓氣而化。崩數日後。顏貌整潔。猶無異生前。此非明心見性。大有德于西方聖人之秘。而徒效世俗之崇尚三寶。以異徼福。洗愆者。不能現此瑞像也。先是

后初病時。恒曰我蒙

皇太后眷愛深至。脫不幸弗起。必傷

皇太后心。料哀戚難免。令我何以當之。故

皇太后每遣使問訊。

后必對以今日稍安。偶

上一日遇之。問曰：若病今較劇，何云安也。

后曰：慮實對狀遺。

皇太后憂，須歿後乃可聞之耳。洎彌留。

上及

今皇后諸妃嬪眷屬環視榻前。

后曰：吾體殊委頓，殆將逝矣。顧此中澄定，絕無所苦。

獨念侍

皇太后與

陛下有年，受高厚深恩，未答涓埃，倏爾永訣，嗟乎！妾已

矣。

陛下聖明思

祖宗大業，擔荷匪輕，且

皇太后在上，承權爲要，或不至過慟，狀亦宜抑情節，哀萬

分保護，唯是

皇太后慈衷肫切，不知何如痛悼。言念及此，肝腸碎裂，妾

雖死，弗能卽安也。復謂

上曰：妾亡，度諸王等必來致賻。妾思人生世間，身外皆

長物，死復何用。

金文通公集 卷十四
陛下誠念妾與其虛糜無益孰若施諸貧之爲善也已
又囑左右曰慎毋以綺麗束我體

皇上敦崇儉樸不以玉食萬方稍侈奉其身如用諸華
珍物殊違

上意亦非我素心也蓋以我所遺者廣行善事庶有利
益耳故殮具悉從儉約

上更以賻金二萬餘賑施貧乏蓋一一從

后語也凡人之好爲善者平居無恙方能操持勿懈
倘疾病纏綿力不能支未免後先易轍

后患病閱三歲癯瘁已甚仍勉謂無傷料理諸務周
詳中禮終始如一事

今皇后克盡謙敬以母稱之

今皇后亦視之如姊往歲候視

今皇后寢疾勢頗危急

后五晝夜目不交睫扶持眠起奉侍湯藥且時爲誦
書史或間以常譚百般慰解卽

今皇后宮中侍御尚得乘間稍休

后則未嘗刻離左右也及出寢門卽悲泣曰

上委我候視須賴

天佑霍朕乃可報

上命倘疾終不痊將奈何于是憂勞倍至難以殫述今年春

永壽宮妃有疾

后亦躬視扶持廢寢興凡三晝夜所以殷殷慰解悲憂不惜勞瘁者亦如待

今皇后

悼妃薨時

后哭之曰韶年入宮不獲久效趨承以適

上意乃遽歿喪耶胡命之不辰至此悲哀甚切有踰倫等

后之愛念他妃嬪如同一體率此類也故

今皇后及諸妃嬪皆長號大慟曰如此賢淑

天反不假之年耶吾儕無用之軀曷不先

后早逝而反存耶今雖存亦于

上奚益耶回思

后德悉搥胸頓足莫知所報惟有茹素誦經稍酬恩

于萬一耳。比承澤王有女二人。安王有女一人。后俱育之宮中。盡悴撫鞠。過于所生。三公主頓失所依。擗踊哀毀。令人不忍見聞。

后慈愛性成。感動孩孺。有如此嗚呼。

后雖未及正位宮中。而事無鉅細。罔弗盡心綜理。是以內政秩然。纖悉曲當。今一旦崩逝。

上所以撫時觸事。觀景興悲。追念

皇后至德兼材。超軼今古。入則體

皇太后之心。而恪恭婦道。出則體

皇上之心。而曲盡后職。又以身居貴顯。恐外家之有不率。每用憂惶。以致成疾。

后之處心制行。如此宜乎上厯

皇太后慈懷眷戀。亟晉隆稱。以表母儀于天下。而

今皇后亦倍切惋傷。暨六宮嬪御。薄海臣民。莫不震悼哀號。咸謂有其實者之必有其名也。惜哉。臣老矣。無力屬思。况捧讀

御製行狀。一字一淚。含毫酸咽。未能昭宣

懿媿。仰副

金文通公集 卷一
敕旨。聊爲綴述其概。使後之簪管從事者。庶幾有所考焉云爾。

臣之俊謹論曰。臣聞之漢臣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后夫人之行。侔乎天地。斯有以奉神靈而理萬物。詳哉其言之矣。是以易著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夏殷之季。典制猶疎。周禮自王后正位。同體天王。夫人九嬪以下。頒官公務。各有攸司。女史保阿。紀功書過。用能光昭壺職。述宣陰化。蓋內治若斯之重也。降至末代。軌範靡彰。或

乃任情造欲。漸則輕禮弛防。內譏出闔之言。權多私溺之授。間亦詳求淑哲。慎簡令儀。而觀刑疎于化始。效順匱乎永貞。將以修扶宮教。比美書詩。鮮得而稱焉。惟我

皇后鍾懿興龍之區。發祥炳麟之胄。幽閑體備。不煩師氏之陳規。溫裕夙成。非假珮環之節響。瑞承六寢。德晉三宮。時

皇上方合歡萬邦。娛顏

壽母而

全文通公集 卷之十四 九
后以婉容愉色。思媚嗣音。候鐘長樂。則筦簟攸宜。視

膳

慈寧。則珍錫加七。乃至調圭遣疾。籲代格

天。用以廣協。

孝思迓增繁祉。蓋綱紀之首。王化之原。

后固已端其本已。若夫含貞抱順。調護

皇躬。狎昵絕乎燕私。箴規侔于監史。慮

宸幾之偶忽。凜外政之微干。庭輝啓問夜之心。講席助

惜陰之志。五罪疑輕。警深馭馬三驅。是戒愛過當。

熊微訶求貸于公卿。弘賚芻周于替御。乃若位絕

六宮。嫌防匹嫡。尚矢宵征之咏。罔矜當夕之恩。既

謹禮以光謙。復惕盈而遵儉。大練頻申于污澣。角

掬靡羨于瑤璣。以至鑒西京山竇之釁。慕東都馬

鄧之風。預虞溢寵之驕。忍抑私門之悼。真體國以

忘家。更憂深而慮遠也。矧夫龍雛中化。勉割痛于

殤王。鳩子維均。彌隆慈于列主。規深月望。敬殫

坤寧。拮据自伍于抱裯。纏綿必親于嘗藥。以至調

劑。嬪嬙之列。不靳曲全。娣姒之歡。乃其幼賁。陳詩。

金匱通公集 卷之十四
長嫺緝藻。乙夜恒窺乎金匱。六書精繕于銀鈎。廣
通貝梵之微。進證參承之秘。受

人王之密印。獲天女之良因。故得解脫。彌留冥忘。但化
暨訣垂乎屬纊。猶戒濫于附棺。減珠襦玉匣之資。
充起瘞振瘞之費。布人天之利益。弘民物之亨嘉。
殆所稱考終正命。歸全無憾者歟。以

后之夙彰純德。備著芳修。假令婺暉未蝕。中壽爰登。
長怡

慈聖之顏。益叶薰風之奏。更將廣乾施以錫類。極厚載于

化成而冲華遽謝。淑範長湮。徒貽寢掖之悲思。無
解普天之戀慕。詎不痛哉。

天子眷言蕙幄。增慕

慈宮。匪嗟罷御于承恩。實慨疎恩乎隆養。爰乃恪遵
懿旨。登曜紫闈。榮哀備乎上儀。雅頌抒于

宸藻。大哉

一人之孝。昭刑于而御家邦。于以懸式。新彤流馨。永禱
倚歟。盛矣

金文通公集卷十五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春秋凡書盟皆惡之說

春秋之世人懷疑貳傾危成俗一時列國之諸侯大夫相與刑牲歃血要質鬼神壇坫紛紛而盟于是不勝書矣然盟有美惡不同而傳曰凡書盟者皆惡之何哉春秋非惡其盟也惡其叛也非惡其已盟而復

叛也。惡其欲叛而先盟也。蓋聖人大道爲公之心。本無有疑。何必示之以信。示之以信則疑甚矣。本無有詐。何必要之以誠。要之以誠則詐甚矣。故曰凡書盟者皆惡之。聖人以之垂戒乎天下萬世。誠防其末流之莫可底止也。而盟至今日。則濫觴極矣。儒生學士有盟。騷人烟客有盟。甚而輿臺皂隸有盟。狡童冶女有盟。以至山麓林莽湖濱海畔之亡命巨寇。無不有盟。嗟乎。盟之末流。抑至于此。卽聖人亦寧料其然哉。則總之。儒生學士階之爲厲。而兄弟之盟。遂遍于海內。疑乎。信乎。詐乎。誠乎。其爲世道人心之蠹。非淺鮮也。欲大變今日濫觴之惡習。而刊落盟之一字。以還大道之公。請自儒生學士讀春秋始。而他又何責矣。故爲之著凡書盟皆惡之說。

予向有盟說刻集中。今又讀此。亦同心之一端也。

陳百史先生評

北魏崔浩說

余讀史覽崔浩始末而深歎夫才之不可以持也天下最難料者兵家勝敗之機獨浩之智能燭照數計百不失一如劉裕假道伐姚泓魏主不用浩言而拒之則敗討赫連昌擊蠕蠕從浩言則勝浩又言蠕蠕必克但恐諸將瑣瑣不能乘勝深入使不全舉爾果如浩言及赫連定約宋合兵滅魏浩以為有似連雞不得俱飛因贊魏主自將攻夏而遣將禦宋卒平北涼又議討牧犍襲柔然破薛永宗及料蓋吳情形一

一皆如浩言。浩又嘗謂魏主曰。臣私論近世人物。若王猛之經國。符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暉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其善鑑人物如此。彗星出天津。人太微。經北斗。絡紫薇。犯天棊八十餘日。至天漢而滅。浩以為劉裕篡主之應。其善測天象又如此。乃卒之。自恃才識高等。欲大整流品。明辨族姓。不從伊甥盧元之言。由是得罪于衆。又輒用湛。標議刊所撰國史于石。以彰直筆。竟被譖坐誅。夷嗚呼。以彼智如崔公。料敵如神。一時群魏

之公卿發言盈廷。莫能糾其議。真子房孔明之流亞也。孰謂其智尚不足以周身哉。而乃弗克保有首領。且併以其族屬殉也。豈不悲夫甚矣。才之不可以恃也。

山木自伐膏火自煎。白馬公才略之美。當時無比。誠如魏主之言。而不克終。殊可歎息。恃才二字。誠為定案。豈如史所言。非毀佛法之報應耶。

先生評

陳百史

讀柳州三戒說

余讀柳子厚三戒。臨江之麋。以恃其主善畜狎犬而為犬所殺。黔之驢。先以鳴繼以蹄。為虎窺其伎而啖焉。永某氏之鼠。以飽食無禍。晝夜恣行。卒被他氏捕殺。殆盡。不覺撫卷歎曰。向使麋無所恃。則必不敢狎犬。抵觸。以至于斃。驢第虤然大耳。不鳴不蹄。不出其伎。則虎且始終疑畏之。鼠不飽食。恣行于不畜猫犬之家。以為常。則亦何至為後人來居者羅捕之盡也。嗚呼。古今禍患之來。或生于有所恃。或釀于露其能。

或起于飽食自恣而肆暴無忌有如三物之類者可勝道哉

李空同陳思王集叙每句段落有此老到

陳百史

先生評

廣柳州三戒說

金子讀柳州三戒而既為之說矣陳百史見而有感曰是麋驢鼠三物者本一物也戒其一而已足不待三也金子曰何以言之百史曰凡物之有所恃而狎者必自以為能莫已若鳴而張之本無伎也而囂然欲見其伎既見其無伎之伎則必自以為無患而恣行于白日昏夜之間惟所欲為不殞其生不已故曰三物本一物也脫有一之不戒而禍敗踵至奚有于三也金子悚然起謝曰甚矣百史之善讀書也故又

爲之識其說以廣之

偶爲是言遂得椽筆點次數語有千萬言之多解者難言也○柳子厚曰讀吾文而以爲簡者必不知文者也讀此文亦云然

陳百史先生評

正文體說

金子讀今日之制舉蕪而重有慨也因憶唐裴晉公論文有曰騷人之文發憤之文也雅多自賢頗有狂態相如子雲之文譎諫之文也自爲一家不是正氣賈誼之文化成之文也鋪陳帝王之道昭昭在目司馬遷之文材成之文也馳騁數千載若有餘力董仲舒劉向之文通儒之文也發明經術究竟天人其餘擅美一時流譽千載者多矣然皆不詭其詞而詞自麗不異其理而理自新若夫典謨訓誥文言繫辭國

風雅頌經聖人之筆削者則又至易也。至直也。雖大
彌天地。細入無間。而奇言怪語未之或有。然則今之
爲制舉執者。其亦曾流覽載籍。將學爲屈騷以下諸
家之文耶。抑嘗讀易與詩書。口誦心惟。嚮慕爲六經
之文耶。吾竟不知其所爲文者。何居而奇言怪語之
偏多。至于斯時而極也。不獨汗漫其辭。支離其理。且
幾于蔑傳註。悖聖經。而馳騫于不可知之鄉矣。嗟乎。
言者心之聲也。昔邪說暴行。有作亂賊接踵。則孔子
懼楊墨之言盈天下。邪說誣民。則孟子爲此懼。觀今

日之所爲文。其說邪歟。正歟。則凡爲聖賢之徒而怒
然有世道人心之憂者。其亦大可懼也夫。亟起而正
之。端有不容緩者。然正之維何。亦惟勉學者以近古
而後時文之弊可救也。吾不能無望于晉公其人矣。
與永叔修其本以正之同意深厚自然救世

陳百

史先生評

命名說

少宰蓬元張公于順治戊子冬十一月舉第三曾孫
一時同朝諸君子咸慶其後嗣之盛人世罕睹而太
宰陳百史先生爲之命名曰稚圭以長名■圭次名
■圭咸取義于圭云金子聞而爲之說曰善乎太宰
之命斯名也德厚者流光自古記之張公敷歷中外
累至大官所在聲稱藉甚其積有厚德蓋繇來者漸
矣宜其流之光而發于子者未已也于其孫發于孫
者未已也又于其曾孫其必有風骨秀異自少卽擢

全科登顯仕。出入將相。銘勒鼎彝。如韓稚圭。忠獻公。其人者乎。世但知韓公當時德被生民。功施社稷。與富鄭公齊名。號稱賢相。子五人。忠彥。端彥。純彥。粹彥。嘉彥。並爲顯官。以是爲韓公榮而不知自其五代祖唐左庶子韓義賓而下。代有令德。爲時名卿。所以積累發祥。篤生忠獻者。非偶然也。余是以觀張公之德。不減韓氏。益信公之後。必有大昌者。他日張稚圭與韓稚圭並稱。而追遡命名之所自。然後知太宰與公同官。知公最深。所以命斯名者。非夸而余與太宰暨公。又皆先後同官。知公與太宰亦不淺。爲之著其說者。亦非誣也。嗚呼。世之欲昌其後嗣者。其亦反覆于命名之義可乎。

先生文遂至此乎。蓬元世寶之讀者。各當努力。
百史先生評

陳

寤軒說

太學陳生路若。居京師十餘年。自成一小築。蕭疎幽寂。有朝市而山林之致。顏其齋曰寤軒。金子顧而樂之。爲之說曰。攷寤之爲義。寐覺而有言之謂也。慨夫人之寐于名。寐于利者。終其身。未有能覺之時。亦終其身。昏昏默默。鮮能語道理。論古今。有如瘖瘂。不能言之狀。其憬然自得于名利之外。而大寐能寤者。幾人哉。陳生係東莞名雋。先是抱所學以遊南雍。尋改北雍。屢試弗售。遂棄舉子業。肆力詞場。有能詩名。又

善丹青。吾觀其爲人。不怵于饑寒。不羶于勢利。蕉窓菊徑。吟嘯自適。殆憬然有得于名利之外。而庶幾其覺而有言者也。其以寤名軒也。固宜。雖然。余之爲是說者。寐乎。覺乎。得無猶作藝語乎。寤軒主人。汝旣覺矣。其亦將有以覺我乎。

予息齋說亦此意而更以簡勝

陳百史先生評

讀書萬卷說

楊升菴雜著一則。杜子美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此子美自言其所得也。讀書雖不爲作詩設。然胸中有萬卷書。則筆下自無一點塵矣。近日士夫爭學材博。不知讀書果曾破萬卷乎。如其未也。不過拾離騷之香草。丐杜陵之殘膏而已。余是以知讀書萬卷。非難而破萬卷之爲難也。世有老生宿儒。窮年孜孜。矻矻于經史子集百氏之書。非不涉獵靡遺。而下筆爲文。卒未見有卓然可傳者。其于書讀之而已。未能

破也。所謂破者，非破其字句，須破作者之意，與其事。其理其法也。昔有人問于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嘗讀漢書矣，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噫！讀書如文忠，乃可以言破乎。宜其文之傳也。

封使君說

楊升菴集載一則。古傳記言漢宣城郡守封邵，一日化爲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卽去，不復來。其地謠曰：莫學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張禹山詩曰：昔日漢使君，化虎方食民。今日使君者，冠裳而喫人。又曰：昔日虎使君，呼之卽慚止。今日虎使君，呼之動牙齒。又曰：昔日虎伏草，今日虎坐衙。大則吞人畜，小不遺魚蝦。金子讀而歎曰：異哉！使君之爲虐也，抑至此乎？有客忿然起，謂金子曰：汝但知昔日使君化虎事，不

全文通公集 卷之五
知今日。虎化爲使君也。使君化虎。昔驚聞。虎化使君。今遍是獸。面人心。猶慚止。獸心人面。寧知恥。金子曰。然則。禺山之言。未爲異也。悲夫。

牛哀化虎。又得一使君。苛政猛於虎。極其比擬。具

見聖懷。今又得先生名論焉。

陳百史先生評

息齋說

息齋者。松陵金子于長安退食之暇。閉門卻掃。獨坐燕息于其中者。也有客過而問曰。易稱君子以自強不息。中庸云。至誠無息。此聖賢之爲道也。汝之取義于息也。何居。其亦有道乎。金子曰。余正愧夫。未聞道也。而是以求息也。請爲子姑引其說可乎。夫人自有生來。萬慮紛紜于內。百感交乘于外。無論貧富也。貴賤也。由少及壯。以至于老也。憧憧焉。擾擾焉。如輕塵之逐疾風。靡有寧止。畢一生。求一刻之息。不可得。窮

全宋文通公集卷之三
晝夜求一念之息不可得。于是涼暎晦朔不有其時。耳目心思不有其官。喜怒好惡不有其性情。飲食寢處不有其張主。而其爲勞而弗息也抑甚矣。今我將以知涼暎晦朔之時。還耳目心思之官。發我性情之喜怒好惡。適我有主之飲食寢處。庶幾求之息齋者。近是乎。客曰。嘻。然則嗜欲之不息者。天機之所以息也。學問之不息者。塵網之所以息也。汝之爲說。其殆幾于道者歟。金子斲然歛容避席曰。敬聞命矣。退而日省于息齋之中。讀易與中庸。

直探理奧仍見開閤反正之法所以爲大家尺度
陳百史先生評

此亦文之能息者也。中和之心生則詭僻之言息。宋諸儒有其理而無其筆。若使理學不絕此文固當與日月俱懸。
陳彥升先生評

官民說

瓠里子自吳歸粵相國使人送之曰使自擇官舟以渡送者未至舟泊滸者千數瓠里子欲擇之而不能識送者至問之曰舟若是多也惡乎擇對曰甚易也但視其敝篷折櫓而破颿者卽官舟也從而得之瓠里子仰天歎曰今之爲治者其亦以民爲官民歟宜其敝也嗚呼以余觀于今天下之民其不爲官民而免于瓠里子之歎者蓋亦鮮矣且求如官舟之猶存敝篷折櫓與破颿亦什不得二三也然則攷民風者

宜如何加之意焉。

今之民豈特視如官舟哉。惟恐其不敝且折而與波俱深也。讀此益恨吏無良也。

陳百史先生評

芥舟說

少司馬北海孫先生。卽其居室之東。偏治一長廊。顏之曰芥舟。莊周所云。覆杯水于均堂之上。則芥爲之舟也。或者疑之曰。舟之爲用。所以濟險而利涉也。以芥爲之。僅不膠于均堂之上。若欲乘長風。破巨浪。坦行江湖之間。豈有濟乎。適于小而不適于大。何芥之足貴也。金子曰。否。先生之名此也。意深遠矣。夫人之足以累其心。而小之出門有碍。大之載胥及溺者。不過富貴功名。與性命弗能芥視斯三者耳。苟其芥富

貴則必能寡嗜欲。鮮營求。芥功名。則必能忘寵辱。齊得喪。芥性命。則必能安義理。一死生。小之不膠于坳堂之上。大之不波于江湖之間。安往而不得逍遙遊哉。故曰先生之名。此也。意深遠矣。因以其說質之先生。先生相視嘿然而或者之疑。亦渙然以釋。

壯鼠說

吾聞鼠之爲物。陰類也。宵出旦伏。志貪而易盈。性黠而多畏。此鼠竊之名所繇著也。乃若洪都官舍之鼠。則人有異焉。青天白日。糾黨肆出。笥無完衣。童子歔歛。瓶無完粟。運如轉軸。大者如兔。縱橫滿路。穴已成城。腹尚未盈。廣設之罟。畧不人畏。壯哉鼠也。客有嘲予者曰。洪都地方不歉而荒。况丁儉歲。人多道斃。寧餘筐筥肥及于鼠。余曰。唯唯否否。鼠之壯者。民之瘠也。客曰。然則以若所云鼠竊而甚于大盜矣。嗟乎。

河魴魚說

魚有種曰河魴產江海中味甘美獨吳人珍之薦上
客必以登俎然性有毒載之本草烹煮稍不如法輒
殺人顧吳人未嘗因是而戒弗食也他人氏則無不
畏如砒酖而且笑吳人之以口腹殉其身有吳人之
黠者還笑之曰彼終身不食魴魚而或以酒或以色
或以名或以利殉其身者不可勝算則反不如魴魚
之偶一殺人而無害其爲生者尚多也何其偏畏魴
魚而傷生之殆有甚焉者竟恬不知畏也金子聞而

歎曰嗚呼此非黠者之言乃有道之言也夫

似爲食魚者寬說警人處正在反不如鮑魚數語

自結自解文幾乎道

陳百史先生評

龍鬚菜說

長安春三月有菜名龍鬚狀與芹類其味甚清甘適口。出天壇者尤佳。至四月而老。五月則枯。有如朽蓬稿苧。不可食矣。更名曰狼尾。嗚呼。一植物之微也。由前之名則如此。其美由後之名則如此。其惡豈各之者得而美惡之哉。彼變其質者。有以自取也。可不慎歟。

與退之馬說同不須更及正意

陳百史先生評

蛛網說

蛛之爲物吐絲張網雖大小不同巧拙互異而其意皆欲戕害他命自肥已身或附牆壁以施設或依樹蔭而托根入其網者十無一脫卽幸而得脫傷殘已多。余性惡之見必令童子掃除因而歎曰蛛不過濕生中極微細一類耳本欲害他以自利究竟自利以自害若是乎渺渺小蟲亦莫逃乎報應哉然則蓄害人之心張彌天之網而恬然罔顧報應者其愚殆有甚于蛛也矣

載毛說

夏蟲之類有若載毛者。惟大江以南有之。其身多彩色。其毛能刺人。卽風吹其毛。偶着人肌膚。亦痛不可忍。其可惡殆有甚于蚊焉。蓋蚊之害人。原欲吮血以自利耳。若載毛之爲物。但有害于人。初無利于已者。也。嗚呼。天下之無利于已。而徒有害于人。且非無彩可觀而刺人。予載有莫可當者。是亦載毛類也。已。

惡蚊說

息齋曰。夏間物類可憎。莫如蒼蠅。以其惟羶。集任驅不去也。可畏。莫如蛇蝎。以其張口欲噬。沾便傷也。若兼有蠅之可憎。與蛇蝎之可畏。而惟血是吮。罔顧人之痛癢者。則可惡。莫如蚊。蠹客曰。蚊之可惡。誠如子言。若夫人也。非物也。而亦不顧人之痛癢。惟吮血。是營者。子何故絕口不言。而苛論物類哉。息齋大慚而止。

真壽說

人之所欲者壽也。而壽自古稀。以至期頤。極之長生。而壽止矣。然因壽以積愆者。有之。因求壽而促算者。有之。縱不積愆。不促算。夔鑠哉。以壽表于塵寰。而卒之草木同腐。僅如朝槿。壽安在哉。可見人之所欲。非真壽也。所謂真壽者。我具有不朽元神。滋培道德性。命綿亘世代。遷流等彭殤。齊日月。乃真壽也。

貧富榮辱說

求富反貧莫如燒丹一事。求榮反辱莫如躁進一事。往往前車覆而後車復不鑑。今古一轍。信乎富貴在天。有求莫若無求好也。我子孫其謹識之。

酒天說

酒天者侍御羅君欽瞻讌息之齋也。君家善釀酒性喜飲。又樂與人飲。因取以名其齋。或者曰酒天之爲義有說乎。金子曰。有請得而申言之。嘗讀王無功醉鄉記云。阮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遊于醉鄉。中國以爲酒仙。又讀李白酒樓記云。太白狎弄杯觴。沈溺麴蘖耳。一淫雅目混黑白。茲數君者。亦得無以酒爲天乎。雖然。茲數君之于酒。皆有托而逃焉者也。非其天也。若羅君之于酒。乃可以言天也。君著聲栢臺。爲

名御史。凡按部所至，皆見思其立身一軌，繩墨事無鉅細，不苟且。其與人交，坦易無城府，不論久乍，輒剖胸腹相示，非若前數君之失意放懷，蘊蓄魄磊，悲憤酣歌，佻誕發舒，不得已而逃之乎酒也。有時閉門卻掃，獨坐陶然，自怡其天也。有時賓主交錯，爾我薰然，人共遊于君之天也。然則酒之爲天，可得而思議耶？不惟遊于君之天者不知，卽君之自怡其天者亦不知也。但覺一切順逆得喪，悲愉榮寂之世味，有同嚼蠟而濁醪之爲味，如斯其旨且永耳。味之永，天之全。

也。故曰：羅君之于酒，乃可以言天也。若醉鄉若酒樓，皆去天遠矣。爲之著酒天說。

氣局峻潔，神味淵永，發揮酒天二字，更無剩義，却一字移向他處不得。

陳百史先生評

胸次浩浩落落，得全于天，故筆之所至，曲折無不如意。此文章真色，剝綴割裂者，烏足語是道也。

龔孝升先生評

名譽命運說

名譽當盛滿時。悚然知憂。知懼。則名譽不能累人矣。
命運到坎坷處。泰然不怨。不尤。則命運不能困人矣。

畏說

畏大庭廣衆不如畏天地神明以萬耳萬目不可欺不用耳目者甚難欺也畏天地神明不如畏清夜獨知以察我絆我者猶有等待自察自絆者罔闢呼吸也

答客問

客問余曰聞汝中秋後一病頗劇用何藥而有起色余曰我所服良藥甚多而本草諸味不與焉客訝甚余曰每日長夜睡足而起紅日射窓神魄俱爽此清晨所服良藥也盥洗後出步書齋明窓淨几竺典蒲案觸目逢源此粥後所服良藥也時有方外淨侶過我茶話間出詩偈印之遇會心者相對解頤此日間所服良藥也每遇栽種日期輒訪尋名花令郭橐駝布列庭砌凡位置澆灌種種合法花雖需候而發榮

可期。每得一二種。如貧人獲金。喜不自禁。此不時所服良藥也。及斜陽掛簷。客去兀坐。閉目半晌。似寐非寐。不亂不昏。頓覺火退津生。此薄暮所服良藥也。已而時逢月夕。雪光遍地。偶一舉頭。清沁肺腑。更餘就枕。慙慙達旦。此夜間所服良藥也。自蚤至暮。良藥不斷。所以遇劇病而有起色也。客曰。汝既服如許良藥。聞室中又延明醫。不離左右。將焉用之。余曰。此君所製藥餌。大半食物。皆按時助我良藥。投之輒應。與本草諸味何與焉。客曰。異哉。有是夫。

終

金文通公集卷十六

吳江金之俊豈凡著

賜章紀畧跋

余讀弁洲史料所載前代盛典。仁宣二廟優禮大臣。蹇義楊士奇等。賜銀圖書。以示褒美。至今艷爲異數。然其文不過獎勵之詞。止于四字。若乃烟巒逸趣。上徽

黼辰之賞心。雲漢

天章。俯映儒生之藻采。讀今大司農滄州戴公賜章紀畧。不覺令人反覆低回而擊節歎羨之不能已也。公敦歷中外。著聲政事者。不具論。以英偉絕世之資。博物洽聞。其爲詩文。追古作者。而復以其餘。肆力于書與畫。皆爲一時擅場。適際右文典學之

聖天子萬幾之暇。篤志經史。怡情翰墨。于公乎若針芥。不禁懼同魚水。公所進畫凡四十二幅。自唐宋及元。諸名家無法不備。所最當

上意者。用元章米氏法。爰錫公銀章章十六字。且

親灑宸藻。爲山水人物。淋漓極致。賜公累累。作奕世珙球之藏。若以報也。又若以式也。嗚呼。臣子懷才抱藝。而遭逢若此。猗歟盛矣。雖然

膺賞留連。豈僅以六法之微哉。公之受知于

聖明。亦豈獨以米氏畫禪哉。異日者垂之青史。

聖主賢臣。相得益彰于斯。可想見也夫。

書朱藤倡和卷後

予觀朱藤倡和卷而重有感于昔賢之居其官者爲能稱其職也。文部右署之南軒有朱藤二樹。離奇糾屈。狀若虬龍。每夏初花發。則冰玉之堂。紫霞珠垂。清香沁骨。長安中誇爲一署勝事。云攷故事。官斯署者。皆繇珥筆承明之彥。選望而入。而以他曹進者。什不二三。必風度足以師表人倫。文章足以藻潤流品。然後稱無忝焉。戊子首春。同官陳百史示予以朱藤倡和諸詠。卷首有繪圖一幅。則包山陸冶筆也。咏先

藤七言近體二章。而因追序當年手植之吳文定。并繼文定之王文恪。則崦西徐文敏。實爲之倡也。從而賡和焉者。則顧文康。暨湛甘泉。夏桂洲等諸公。併我吳文衡山。王雅宜。伯仲諸風雅名流也。余是以一展卷。而重有感于昔賢之居其官者。爲能稱其職也。使非諸先達之風度文章。卓越一時。無忝山公。則藤花開落。亦不過流連景光之具。亦何足繪之咏之。卽有好事者爲此。一供把玩。便已索然。亦何能令人整襟歛容。肅焉起景仰昔賢之思。而迄今幾二百年。時移

物換。祇覺履斯堂。而顧瞻藤花。宛喆範之猶存。悵遺徽之難繼也。余起家旣非詞苑。又以猥品庸材。濫竽茲席。其烏能不愧我鄉之諸先達也哉。嗚呼。卽以是卷爲昭。則戒違彰。往勗來之一助可矣。

子卷爲同人藏去。然已流傳天地間。不足懊恨。今又得豈凡先生序後人好事者。又可述以增美也。

陳百史先生評

書鐵山王公歸里贈冊後

韓昌黎嘗爲文送楊少尹。援二疏事以美之。其言曰。吾聞楊侯之去。丞相有愛而惜之者。白以爲其都少尹。不絕其祿。又爲歌詩以勸之。京師之長于詩者亦屬而和之。又不知當時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余讀其文。不覺作而歎曰。吾鄉鐵山王公之去國也。蓋甚有似乎楊君也。安在古今人之不相同也。王公美丰儀。蘊奇畧。其聲譽在前朝者。不具論。順治二年冬。補大廷尉。多所平反。以稱

新朝刑期無刑至意四年春始移少司空未爲躡遷而公且跼然有官不負人人實負官之歎遂疏請去非恣也蓋將爲有位者風也

朝廷亦知公不當去輒聽之去非置公也乃成公風勵群工之志也于一時同朝諸君子無論識與不識咸謂公此去可重也相與懷思而咏歌之短什長篇哀然盈冊余不知當時之歌咏楊君者亦有此盛事否耶雖然楊君之去歸其鄉時已年滿七十公年方強仕而遽有此去非有所不得已存乎其間尤爲不

可及也已余愧不能繼諸君子後載歌載咏並誌懷思聊述公去位始末其槩有如此

數爲援引懸合古法其中蘊含淺人不能解又不見不能解之句更奇

陳百史先生評

書牛戒彙鈔後跋

臣聞之書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又曰民罔常懷。懷于有仁。則仁者君天下之極軌。而好生惡殺。則又爲君止仁之本。大之保乎四海。小之不遺一物。古帝王異世同揆。未之有易也。我

皇上敬天愛民。無事不虔。恪無念不周。摯而又曲體

上帝好生之心。痛憫下民殘殺之習。欲脣天下而仁之。于

博稽載籍之餘。蒐輯殺牛公案彙成一編。曰牛戒彙

鈔。

親灑宸翰叙之簡端以震醒蚩氓之聾聵爰

命同官諸臣各叙其後臣之俊跽誦未終仰見

堯仁如天豈獨愛及一物也哉是乃以仁民之心愛物

故不覺其愷切而諄至也蓋蒸民粒食維艱助之耕

獲者惟牛是賴既藉其力以資終歲之計而反戕其

生以恣口腹之欲忍心害理莫大于是宜乎古今來

報應森羅捷如影響讀是編者當未有不悚然懼惻

然生其不忍之心者矣充此懼心則物命猶不可戕

况同類之相殘相害而報應之理有或爽者乎充此

不忍之心則凡物之有益于民生者尚不可恣行吞
噬而况賤民之膏吸民之髓視其民如魚肉而有可
以追

天討逃法網者乎然則斯編之成也

皇上直欲胥天下而仁之故曰以仁民之心愛物非區

區以不殺一牛垂訓化俗而已也嗚呼

帝德翔洽萬民允懷其在茲乎臣敢不拜手稽首而颺

言簡末

柳敬亭傳跋

順治己亥歲子蒙 恩假歸。柳生敬亭來訪予耳。生名垂三十年矣。世皆以說書號之。予亦初意其爲善說書者也。因而傾聽數回。益信其果善說書者也。及生歛頤緘吻。與之靜對終日。其氣穆然。其肝腸皎然。其于聖賢道理更卓然有會。予不覺撫几歎曰。世之以說書號敬亭者。失之遠矣。昔屈原借離騷以洩其忠憤。莊周借逍遙齊物等論以寓其曠達圓冥。司馬子長借史記以發抒其骯髒牢騷。千載不平之感若

金文通公集卷一 跋
敬亭者直借說書以譜盡古今成敗得失之政治忠
佞貞邪之人物真欲廉頑立懦回世道人心于抵掌
縱譚可嗔可喜可歌可泣之間而僅僅以說書號之
嗚呼失之遠矣

書峨嵋異僧貽淮撫楊崑岑詩事

有序言

戊寅初夏晤侍御吳健育于武林僧舍談及按淮
往事愴然有感因出棘鈐一帙相示內載有峨嵋
異僧貽淮撫楊崑岑詩識讀其詩一字一槌惜乎
楊公之夢嚙震呼不醒卒以身殉也嗟嗟世間名
利客無一不在夢嚙中欲如楊公夙緣求異僧之
三度點化豈可得哉余竒其事因爲之廣其傳以
質之夢醒者客有難予者曰倘楊公見詩飄然于
以全軀養高則得矣捍寇護陵又誰任其責似此

相率見機不幾規避成風乎。余曰：是不然。假令楊公果能辦賊不至震及寢廟，異僧亦必不諷之去。又令楊公果能見機明決，棄功名如敝帚，有此一副剛烈心性，亦蚤已滅此朝食。當不以賊遺君父憂。從來忠臣義士，大抵皆芥功名，徒與子而後饒爲之。范蠡不能泛五湖，亦未必能成沼吳之功。子房不能從赤松，亦未必能策滅楚之勛。真能救世者，未有不能出世者也。客語塞而退。

楚崑岑楊公諱一鵬，司李蜀中。隨直指按部，因上峨

嵎，則一月前有異僧，不知何來，直入殿上，結跏趺，與佛並坐，不食不飲，人叩亦不語。時州守陳設甚謹，令之避，不顧，携之不起，不得已以小屏障之。公至禮佛畢，視蓮座間有僧，許其故，守以實，應公奇之，命撤屏，儼古尊者。公問訊次，見公若夙契，云：子非孩時不呱泣不笑，欬者耶？蓋公墮地後竟不啼，寂若無聲。太夫人大憂，一日尼自外來，募五色線，施之金，不受。見公在抱，嘖嘖。太夫人恚曰：生而瘖，奈何？尼摩頂曰：是從南直來，趨投汝家，走三千六百餘里，喘吁未定，故無

庸憂也。遂啼笑如常。公憶之。遂執弟子禮。師曰。汝弟子不在今日。密祈姓名。曰。于萬姓名世尊。先年辦融大師在都。上啓大醮。遊高行僧數十人。皆承尊宿名號。至世尊無人敢應。師直任。呈至御前。故仍之。詢終身事。則云我鳳陽人。汝六十歲時。當與汝相見。再祈教。則以詳刑寬恤爲囑。別後。卽離峨嵋。不知所往。甲戌九月間。公撫淮。杜門。更餘。有一人呼門。司邏者大詫。呵止。卽擊鼓如警。報狀。爭縛之。內傳問何事。以家報答。公開緘。見峨嵋師。貽詩七章。憬若棒椎。交下。第以家書故。不便延入。贈路資。令返。笑曰。何以金爲揮手而去。時公年六十。乙亥正月十五日。卽有鳳陽之變。詩七章。止存其五。

其一

謫向塵寰僅一週。而今限滿苦難留。清虛有約無相負。好覓當年范蠡舟。

其二

業風吹破進賢冠。生死關頭立脚難。六百年來今一遇。莫將大事等閒看。

其三

浪遊生死豈男兒。教外真傳別有師。富貴神仙君兩得。尚牽韁鎖戀狂癡。

其四

難將蚌玉拒無常。掀揭終歸土一方。欲問後來神妙處。碧天齊擁紫金光。

其五
頌來法肯豈容違。仙律森嚴敢洩機。楚水吳山相
共聚。與君同跨片霞飛。

書鄒平趙干城事

趙干城者。東魯鄒平縣人氏也。中明季武科。居何家
莊。與其隣某宦之紀綱某結生平。懽兩人聲勢相倚。
稱雄一莊。云有里中賈客某家小康。性慳。悉以其貲
往來經營。不務農作。有地十餘畝。聊膳家口。會春事
方興。覓耕牛甚艱。因向某宦紀綱僱之。止與一日值。
乃盡牛之力。畢耕前地。工浮于值。竊沾沾焉。自喜得
算。而牛以盡力故。遂病困不支。紀綱大怒。欲官之。惶
懼無所措。訪知干城與交善。免之。解紛。干城毅然曰。

吾言必有當也許以三金酬遂往請云姑命若療治愈則牽牛以來否則買償焉紀綱唯唯而酬金之約猶豫未踐也干城心訝之竊視賈客家則牛已霍然起度必二諾夜半袖一椎掩殺之彼賈客方幸牛無恙且可省所酬金詎意詰朝起視牛卒斃矣紀綱來索牛趨倍價買償之因干城前言猶在勿苛求賈客遂割牛分餉隣里而心德干城之解紛餉獨厚干城因以其肉款一鄉塾某私計殺牛一事衆莫余知也而鄉塾于是夜偶步至賈客籬落邊目擊最真口雖

勿言心甚鄙之卽于書室門楹間戲題喫牛元是殺牛人之句亦自以爲聊寫不平之胸人亦莫之知也居無何干城忽大病瀕死者數四見一青衣使者持票勾攝上有十城各亟拽之去至一衙宇前俄聽傳呼而入見罪囚之俯伏堵墀屏息聽讞者纍纍候良久以次及干城有峩冠坐堂上者怒云你是箇惡人于城極口訴辯云生平不敢作惡峩冠者呼左右取鏡來須臾擗一黑架照鏡至鏡內有喫牛元是殺牛人之句干城寒慄伏地叩顙不已又呼左右再查他

善看。須臾又拂一硃架照鏡。至鏡內作天雨象。干城
冒雨執蓋立一菜畦中。赤足決溝水。峩冠者微晒云。
也有一念之善。姑縱還家。遂遍體流汗而蘇。及病起。
絕口不道前事。隔數月。偶一日與鄉塾閒談書室。以
手展門。揆驀見喫牛元是殺牛人數字。不覺驚仆。欲
絕。鄉塾恐其嗔已所書也。扶起謝過干城云。我豈怪
汝。因具告之。故且云門揆間數字。我早已見之鏡中。
若雨中光景。我初不之省。徐憶某年月日。曾避雨劉
鬍子菜園內。因其賣菜爲生菜。菜甫茁。恐被驟雨所溼。

決溝以瀉之。亦閒中了不經意事。不意亦見之鏡中。
語畢。鄉塾亦驚悸不已。轉相傳告。東魯爭詫爲異事。
後有同邑劉宦一公子。每遇天雨。輒赤足馳往菜畦。
蔬圃間。代他人決溝瀉水。冀冥府之有以錄其善也。
雖一時聞者爲之掩口。然亦見爲善足以勸。有如此
已。余同官少司馬五弦李公爲余道其事。因命余書
此以見人生一舉念一動步。有鏡隨之。且久而其照
常瑩。絲毫莫能掩也。然則爲黑爲硃者。豈關鏡乎。然
鏡者。豈繇冥府乎。嗚呼。語云。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

惡小而為之。有以也夫。而亦慎毋若賈客某之巧趨便宜。亦慎毋嗤劉公子之學步求福也。

儒者言報應非妄聽說鬼也。叙瑣事有體。陳百史

先生評

書潯南沈姓事

歲辛卯。江浙大水。夏五正插蒔。水勢益漫。小民日夜事桔槔。弗食弗息。浙烏程潯鎮之南。有農家沈姓者。生三子。年俱壯。為富家佃。盡力車戽。窘不能支。一日告其父曰。我儕生不辰。值此天災流行。春作既荒。秋成何望。惟有袖手待斃而已。死于饑。死于法。均之死也。不如為盜。况為盜未必死。父怒曰。盜可為乎。三子涕泗滂沱。踞而請曰。我儕亦知盜不可為也。但見今日為盜者。不惟劫貲來家。可以救死。且官府爭護盜。

必能免死。若非盜無生理矣。父益怒。堅不之許。三子仍泣而固請曰。吾父若不許。我儕勢不復顧矣。詞益慘激。父佯應之曰。爾輩既堅決若此。我不爾阻。但父子天性。從此死生各不相保。當具酒肉爲別。遂罄衣囊沽酒買肉。與三子痛飲。作別離狀。時止有一孫在旁。年甫七八歲。方戀戀求一飽。忽叱出。再市酒來。比孫市酒至。則父子四人俱中酖。仆地矣。蓋不欲子之爲盜而死。故以酒酖之。又不忍子之不得爲盜而死。故并以酒自酖。更不忍子死。竟絕嗣。故詐令其孫出。

外市酒不與俱。酖以延血祀。一線金子聞其事而嘆曰。嗚呼。今歲江浙之災。數十年來。不僅見之災也。饑民之死者。無限。饑民之欲免死而爲盜者。亦無限。爲盜而究竟得免死。不惟免死。而且胠篋以肥其家。謀官以榮其身。乘勢狐假。以洩其私。忿夙憾。侈然自鳴。得志者。更無限。乃居民上者。見饑民之死而不之怪也。見饑民之欲免死爲盜而不之怪也。見爲盜者之肥家榮身。逞忿得志。而不之怪也。視沈農之禁子爲盜。而不得聽子。爲盜而不忍甘以其身爲殉。而止留。

一孫以延其先人之血食其爲慈爲孝而爲忠且義者爲何如哉余于是重有感焉擁衾不寐而篝燈執筆以書其事

讀此文而不涕下者其人必不仁■沈農賢其子告爲盜於其父亦賢不告於其父而爲盜者又不

知幾何也此文情辭惻至可以呼夢夢者

陳百史

先生評

題馬遇伯負母避溺圖

讀史者遇有奇事奇人輒不禁拍案而起爲之咨嗟慨慕恨不獲躬逢其人目擊其事乃余披覽馬遇伯負母避溺圖而信千古來奇事奇人竟當吾世而親見之矣往庚辰辛巳壬午年間賊連歲攻汴城城中窘困易子析骸未方其慘奇患也及賊決河灌汴洪濤巨浪浴日滔天百萬生靈盡爲魚鼈奇災也此事之最奇者也遇伯以書主爲當事畫戰守計親冒矢石挫賊解圍守張巡許遠所不能守真奇謀奇勇奇

節也。至携六旬老母，併眷屬避水巢屋。巢覆幾溺，復負母登筏。勢不能兼顧妻與兒，遂棄之逝波中。而猶力援其兄之二子二女暨一友人之子。真奇孝奇悌奇友也。此人之最奇者也。嗚呼！有奇人奇事，若此是足以傳矣。可以垂之史冊，使天下後世相與尚論流連咨嗟，慨慕不能已已。而余又何庸贊一詞焉。

題禪客水村圖

有村一簇，有水一派，亂樹交柯，茅屋如鮐。市橋人跡，朦朦烟裏，漁歌雞唱，聲聲水底。茂林修竹，會稽蘭亭。桃花夾岼，避秦武陵。誰處其間，非隱非仙。撥蘆啓扉，有衲高眠。無法可說，鐘傳野曙。我欲從之，水雲深處。

贈張公琰手卷題辭

順治乙未冬十一月公琰表弟特來長安視我絮叙
南北濶踪因言年踰花甲尚艱一副出所繪小像一
幅索余題數語余瞪目一儀圖之謂公琰曰汝勿憂
乏嗣也察汝之貌按汝一生之處心積慮純乎有道
者也豈憂乏嗣哉遂題數語云信仁人之有後豈理
數之或謬一時長安諸名公卿皆有題贈爭以蘭五
期之次年丙申四月別余而南七月到家丁酉六月
遂舉一丈夫子今巳年十三頭角崢嶸性資英邁早

歲完經行且縱橫于古今文囿。驤首名場。無不爲之嘖嘖歎賞。而始信余曩日之題辭。甚有徵也。余亦自幸其言之中。復欣狀握管。再書數語。續原幅之後。將來繼武諫垣冲泉公。而益光大之。斷斷無疑。豈有予言。驗于前而不驗于後者。歟。請留之。再券。

沈母王氏節孝編引

余少時流覽古今傳記。每遇稱述節母孝子之事。至淋漓痛切處。輒不禁感慨咨嗟。爲歛容避席。掩卷而起。曰。吾恨生不逢其時。目擊其人。且得身爲史官。當大書特書。不一書加之。表彰使懿行熒德流聲聞于無窮也。今按吾邑沈母王孺人。一生苦節。暨孝子沈臣。終日孜孜汲汲。爲其母遍求碑記詩歌。以垂不朽。事余竊幸生逢其時。目擊其人矣。余又適備佐史官。之後。得而謹書之。以佐彤管。而樹風聲矣。其節母吞

全宋文卷之六十一 節孝編引 三
酸茹辛。歷四十七年。如一日。與夫孝子一舉足。一出
言。不忘母節。孺慕依然。上有當道褒嘉之華袞。下有
學士大夫歌詠贊誦之連篇。嗚呼。是母是子。真足不
朽也。已。余何庸贅一詞哉。是爲引。

題計甫草思子亭

余夙生業。重屢刺心於兒女之殤。歲在順治己丑。余
年已望六。連殤二子。京郎實郎。曾爲文以哭之。比皆
未成童。而老年愛少子。不禁情詞淒惻。迄今雨夕。霜
晨。猶不忍再展我文也。不意康熙丁未冬十月。我年
七十五矣。突喪我幼兒世湑。雖未成婚。年已十七。孝
友淳實。卽老成人。無以過之。余一痛幾絕。於是有痛
兒世湑文。以見我湑兒。非他殤者比。爰攷古禮。而爲
之立後焉。且將卜將葬焉。庶幾後之觀我文者。或諒

其非過乎。乃讀甫草思子亭記。余不覺潛然曰。我兩人同病相憐。有如是乎。甫草哀其子孺子不已。而爲亭以思之。非過也。宜也。思之不已。而諸名公又爲圖繪文章以表章而攷論之。非過也。宜也。亦將爲之立後焉。宜也。亦將選地以葬焉。宜也。信乎。其非過也。况孺子年少而學。卽聖學救一書尤足。歿彭而壽殤者歟。余是以飲痛書此。以質之卷內諸賢。

君賜泊菴跋

人生世間。一旅泊也。朕終其身。飄流于名場利窟。茫乎望洋。了無棲泊之所。余以崦嵫餘景。獲乘一葉。徜徉于五湖烟水之間。庶幾得所泊焉。此皆吾君之賜也。敢不識之。

書退谷志後

退谷志者北海先生志其山居退休之室謝簪組而友煙霞為讀書學道之所也易曰亢之為言知進而不知退今谷以退名吾知居是谷者其免於亢之悔矣嗚呼此先生所以遠也

跋沈賁園海宴亭賦

三吳逼處海濱。巳亥之役。中外震虩。而吳地爲甚。迄
今。低徊海宴亭畔。士女駢闐。笙歌鼎沸。回想震虩之
日。梁公之殊勲偉畧。豈余碑所能紀其萬一哉。而亦
非學富張衡才邁徐庾。如我賁園沈君者。可以伸紙
揮毫罄也巳。

書平遠堂記後

平遠堂記曷爲乎作也。紉三韓。修公之能有斯堂也。曷爲乎能有也。謂公能經國恤民賦不紉而民不困。其心平如水。則其所洞燭者遠。其政平如底。則其所規畫者遠。遠生于平。未有不平而能遠者也。故斯堂也。惟公能有之也。而豈徒頌公之葺廢舉墜點綴名勝而已也。嗚呼。賁園氏之爲此記也。意亦遠矣。

金文通公集卷十六終

